

老里八早

蚕豆“项链” ◆ 费 平

“小朋友快点擦篮头来装几斤蚕豆回去尝尝鲜……”甬个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,小菜场个营业员杨阿姨看到我买小菜,搭我讲囡,至今还记得伊和蔼可亲个笑容。

勒了物资匮乏个年代,样样物事是计划供应,菜场里最紧张个辰光连素菜倂要“小菜卡”,按大户、小户购买。唯独蚕豆可以敞开供应,因为蚕豆个价钿要比其他个蔬菜贵,一角洋钿可以买三斤青菜,但是买勿到三斤蚕豆。剥脱蚕豆个壳,分量只剩一半。一般人家精打细算,吃其他素菜比吃蚕豆合算。

不过么,我小辰光勒了阿拉屋里经常有蚕豆吃,姆妈买回来,时而清炒,时而放点咸菜,特别是跟蒜苗一道炒,迭个味道是妙不可言啊。每趟姆妈炒好仔一碗蚕豆摆勒了台子浪,总会得逐渐变少,原因是豆香实在诱人啊,以至于我隔一歇辰光就会熬勿牢偷吃几粒。等蚕豆要落市个辰光变老了,姆妈剥脱蚕豆个皮,捺豆瓣跟肉丝烧汤,味道鲜美。

蚕豆大量上市个辰光,价钿相对低一眼,一角洋钿好买两斤。隔壁邻居有个小人调皮,会捺烧熟个蚕豆用棉线串起来做成项链,挂勒了头颈浪向。我看得眼热,就搭姆妈讲也想做一根。姆妈讲蚕豆挂勒了头颈浪勿卫生,还讲我看坏样。愿望听没达到,我心里向总有点气鼓鼓。

有一年初夏,一个平平常常个日脚,我回到屋里吃中饭,姆妈叫我过去,讲:“平儿,姆妈搭依做了一根项链。”我一看,原来伊搭我做了一根蚕豆“项链”挂到我个头颈浪。我斜气开心,因为迭能就可以一边白相一边吃到蚕豆了。“项链”浪个蚕豆用盐水烧熟,勿摆油,衣裳浪勿会得沾上油腻。我出门去寻小伙伴白相,邻居小龙看到了,也叫伊姆妈做了一根蚕豆项链。阿拉一道做游戏睬咚咚,啥人赢了,就从对方个“项链”浪拉一粒蚕豆来吃。白相了一个下半天,回到屋里,听没看到姆妈,听邻居讲姆妈去医院了。夜里向隐约听到姆妈告诉阿爸,讲伊生了勿好个毛病……

九岁辰光,姆妈因病去世,阿

爸早出晚归上班,买菜烧饭就成了我每天要做个家务。春末夏初,蚕豆上市个辰光,菜场个杨阿姨晓得我喜欢吃蚕豆,总会叫我多买一眼。当然,我也经常自家会得去做“项链”。记得五年级个辰光,我还特地做了一根蚕豆项链,送拨了阿拉班级里个女同学小红。听没想到,刚刚挂到伊个头颈浪,就拨调皮捣蛋个“小橄榄”连拉带抢迭进嘴巴里吃脱了。我当时非常气愤,狠狠打了伊一拳,结果两个人扭打起来,小红叫来了班主任……几十年以后,阿拉小学里个同学聚会,“小橄榄”还向我搭小红赔礼道歉呢。

“蚕豆花开映女桑,方茎碧叶吐芬芳。”现在啊,蚕豆个种植技术使得食用期变长了,我依然勿改对蚕豆情有独钟,从上市吃到落市,只是再也勿做“项链”了。唯独做过一趟拨因儿,是为了怀念逝去个母亲,搭仔快乐无忧个童年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茄山河

分”。
第十集里向,虞世清对张鸣泉讲:“纵观历史,这

《追风者》里个上海话

◆ 秦 来 来

前段辰光,电视剧《追风者》热播,勿少人天天追剧。甬部电视剧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,正直青年魏若来目睹社会黑暗,在哥哥魏若川以及徐诺、沈近真等共产党人个言传身教下,找到人生方向,投身革命道路个过程。

电视剧个背景是上海,魏若来居住个七宝街,人群轧进轧出,黄包车穿来穿去,路边摆仔勿少小摊,像馄饨摊、皮匠摊啥,烟火气满满。

里向勿少角色讲一口“沪普”,尤其是杨昆出演个周姨,讲起上海话来交关流利。勿过么,其中虞世清讲个一口上海闲话就比较尴尬了。甬搭提出几点,探讨一番。

第九集里向,虞世清对张鸣泉讲:“下棋,讲究的是有来有往。”上海话当中,讲“着(扎)棋”,勿讲“下棋”。虞世清为了拉沈图南入套,开出条件:“新亚百货缺一名‘主事’,依要是不嫌弃的话,我愿意把新亚股份全部转拨依。”其中“嫌弃”讲成“野气”,“股份”讲成“古

种酷吏(指沈图南)都没有好下场。”其中“酷吏”讲成“苦力”。虞世清指使张鸣泉派人在路上暗杀沈图南,以致沈图南没能勒规定辰光赶到央行签约,虞世清阴阳怪气地讲:“沈顾问没有到,一定是碰到什么棘手的事,大家不要苛责。”其中“棘手”讲成“集手”,“苛责”讲成“枯石”。

更加好白相个是,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处长康少捷暗中拜托虞世清“通路子”,找“财政部高官夫人”做后台,虞世清居然对伊讲:“‘大姐’已经答应了,依好放心了。”其实当年对于迭种高官太太,一般称“夫人”,像虞世清迭能“称姐道弟”属于尊卑不分,而且老底子(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)上海人一般叫家里的“娘姨”“佣人”为“大姐”。例句:依讲个是伊啊,伊么是勒了张家做“大姐”个呀。假使虞世清当年真个拿财政部高官“孔某人”个夫人叫“大姐”,弄勿好伊只“骷老头”也要搬个地方了!

清清爽爽 凉拌莴笋 ◆ 沈一珠

灶披间

礼拜四下半天,上油画课个日脚,海燕叫阿拉到伊勒剑河路个工作室一道吃中饭。老清老早照片就发上来了,伊准备了带仔泥土香个笋、新鲜鲜个蟹糊、铮铮亮个刀鱼老啥,又烧了咸肉洋山芋饭,洋山芋是象山嘞,新上市嘞,吃口糯叽叽,想想也好吃。再想想,现在日脚,甬种一喊就到、一到就有啥吃啥个朋友越来越少了,所以,一定要去囡。

早浪向从网购平台买了新鲜小菜,想准备两只凉拌菜搭拨大家一道吃。一只足冷拌黑木耳,还是早两年跟牢阿拉曾经个一只吃饭团个团长范老师学来嘞。一小把发好烧透个黑木耳切成条、一只皮蛋切碎、半只洋葱焯焯水,

甬趟还多弄了一根酸黄瓜切成条,加蚝油、生抽、醋、糖、色拉油和胡椒粉,一道拌匀就好。还记得范老师特为关照过,迭只冷拌菜,皮蛋斜气要紧。啥道理勿晓得,甬句关照一直记牢囡。

另外就是迭份丝带香莴笋了。今朝个崇明香莴笋老新鲜,一边削,一边会有水星星溅勒面孔浪向;外皮削脱,筋筋拉拉个一层也刨清爽,就是碧绿生青个芯子了,平摊勒砧墩板浪,拿香莴笋一层层刨成丝带样子——从前欢喜拿香莴笋刮块或者切片,年轻个牙齿欢喜刮辣松脆;而现在牙齿勿灵了,更加欢喜刨出来个香莴笋,像煞内里结构重组过一样,口感细绵软糯。用盐腌六七分钟,冲清爽,轻轻交水捏干,摆盆子里,加盐、糖、少许葱花,少许山茶籽油加热,淋上去,一边拌一边



闻着了,是清清爽爽个大热天个味道。

手足并行叫“趸趸” ◆ 叶世荪

“趸趸勿动”是也。

方块汉字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象,如同“又双叒叕、龍龕龕”等曾一度在网络分裂一样,和“上下、吾見”等有得一比的“趸趸”也是汉字特别而神奇的存在。就字形而言,组字构件“並、足”上下交替搭配,看似非常工整的叠韵联绵词,但其中的“趸”字却是可以单独使用的;它甚至还有一个异体字:“𨾏”。《广韵》《集韵》《类篇》等古书将“𨾏”释为“步涉水、步渡水”,就是在水中徒步;至今老上海人,还把暴雨过后在街道上趟水走路称作“趸大水”。“爬行”当是后起的词义,譬如:明代冯梦龙《山歌》:“自家癞疙巴趸进子天枰”;《新平妖传》:“只见个白头老婆婆,腰驼背曲半趸半走的摸将出来”;范寅《越谚》:“趸,龟鳖虫豸之行”。上海人说:“小囡勒床浪趸来趸去”,都是“爬”的意思。顺便说一句,上海话里用“爬”字是读不回“趸”的,有篇文章《涨大水和爬大水》,就曾看蒙很多人。

词义渐变的同时,是标准词形的式微;譬如清代翟灏编的《通俗篇》写作“槃掇”;清代以后一些戏曲剧本和民歌集子也用“𨾏、拏、𨾏、𨾏”等代替“趸”字,《吴歌乙集》:“石头缝里𨾏出一条老白脚”。这也是该词退出主流语言环境的佐证。

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,历代上海话使用者、记录者、研究者,还是尽可能忠实地保留下该词原有的样子。《清代末期的上海话》:“歇之一歇我趸过岭,走到一块幽静个地方”;1920年陈伯熙的《上海轶事大观》和1922年胡祖德的《沪谚》都有记录:“足不能行曰趸趸,音升炭”;1983年袁家骅编的《汉语方言概要》:“谚云:雨落勿趸高墩,穷人勿攀高亲”;1985年许宝华等编辑的《上海方言的熟语》:“趸趸勿动:扒在地上爬不动”。之后的《上海方言词典》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《上海话大词典》等工具书中,也都有相关记录。

姆妈心爱个宝贝

文 / 周爱民

姆妈今年100岁了。伊有一台“上岗”62年个“三五”牌台钟,到现在还走得斜气准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阿拉屋里一共11口人,倚靠阿爸工资生活。姆妈精打细算做计划:油盐酱醋、日用品,需要更新个衣裳,读书小囡个书费杂费……一条条记勒簿子浪,至于阿拉甬点日日夜夜大个小囡身浪个衣裳,倚靠姆妈个巧手,修修改改,缝缝补补。有辰光半夜三更醒转来,会看到姆妈勒灯下头缝补衣裳。常常听邻居讲:周家姆妈手巧又会当家,老来三囡。

1962年,姆妈荣获上海市“好当家”,伊个故事登了解放日报。后来,经常有人来屋里参观,阿爷讲,外头来人多,面子还要讲囡,去买只“三五”牌台钟,卖相好又实用,铜钿我来出。记忆里,当年邻居屋里一般只有一只小闹钟。台钟买回来,放勒五斗橱浪,

暖色个木质外壳、银白色钟盘、咖啡色指针,还有一扇可开关个玻璃罩门,看上去弹眼落睛,成勒姆妈个“宝贝”。为台钟上发条成了爷娘个“特权”,从来勿让阿拉搭手,嫌阿拉毛手毛脚。二阿姐特地裁了一块米色绣花方巾,盖勒钟浪。

屋里打扫卫生,搭台子个辰光,姆妈总要提醒一句:“当心一点,勒弄坏台钟个玻璃门。”有一天早浪,我看到台钟慢了2分钟,就想扳开钟盖拨指针。姆妈赶过来制止,还骂:“小鬼头,依想闯祸啊!”每天清早5点钟,台钟会敲响,姆妈就会轻手轻脚起床,戳开煤球炉子烧开水、做早饭。

时光匆匆,六十二年过去了,姆妈还是喜欢听台钟个钟声,当然,上发条之类个事体老早就交拨阿拉了。伊甬件宝贝除脱换过发条,从来听没“罢工”过,陪阿拉留下了交关难忘个记忆。

做人要重“招牌” ◆ 侯宝良

讲起招牌嘛,大家只晓得是商店门面浪迭块牌子。诚信经商,和气生财,日脚长了,大家口口相传就会记牢甬块招牌。其实做人也是要讲究招牌嘞,假使做事体“拆烂污”,讲话没信誉,人家就会讲“甬人招牌老早坍脱了”。

著名滑稽演员周柏春,讲起闲话软笃笃,一副冷面滑稽面相,就是伊特有个招牌,别人想扮也扮勿像。只要伊到场,勿需要开口,就会让人发笑,真是名副其实的“笑星”。有一趟,周柏春先生去拍电影,刚做几个动作,旁边人就笑场了,导演发急,“啥人再笑,统统调人!”周大师连忙开口:“大家帮帮忙,快点摒牢,勒再笑了。”

周柏春先生勿但表演滑稽戏出色,还经常与人为善,甬也是姚慕双、周柏春两位先生做人个招牌。有一趟周伯春生病住辣医院里,听说有位病人听脱钞票做手术,有生命危险,伊马上借医院电

话拨打正辣电台里向演出个姚慕双,拿甬桩事体一讲,姚慕双就勒电台里向听众募捐:“各位老听众,现在有位朋友差眼铜钿做手术,性命交关,请大家帮帮忙。”老听众相信伊个人品,纷纷相助,救命铜钿老快就筹集到位,病人就此得救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姚慕双、周柏春两位老先生多次到电台、电视台参加演出,酬金比较低,工作人员感到勿好意思,周柏春反过来安慰大家:“我侬两家头勿是为铜钿来嘞,是为了让滑稽选门艺术能够传下去,就是一分铜钿勿拿,我侬也会来。”身旁个姚慕双也是连连点头,跷大拇指。一直到现在,讲气两位老前辈,人人倂要夸一句德艺双馨!可敬、可爱!讲到底,人生当中最好个招牌就是堂堂正正做人、踏踏实实做事体!